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綺樓重夢 第二回 連理同生 樗蒲淫賭

榮府裡自從多事之後，家道日漸艱難，只茶飯菜蔬是公中的，其餘各房零用，是各人做些針黹賣錢添有。在王夫人身邊有一個老媽一個丫頭，李紉、寶釵止各一老媽伺候。這夜寶釵在燈下刺繡，想起丈夫，心中酸苦，就懶得做花，怔怔的自去安歇。才朦朧睡去，見寶玉走進房來，二人抱頭大哭一場，又訴了許多別後相思，才解衣同睡。只見寶玉越縮越小，跳起身來竟往寶釵肚裡一鑽，爬了進去。

寶釵驚駭，大叫一聲，便跳醒了。覺得腹內陣陣疼痛，知是將產，連忙叫起老媽來，告知王夫人。王夫人就叫人去喚收生婆，自己同了小丫頭來看寶釵。李紉也趕來了。寶釵把夢見寶玉說了一遍，只不好說出鑽進肚子裡去的話。王夫人點點頭道：「想是他來保佑你，自然易生快養的了。」話未說完，收生婆到了，先向太太和大奶奶打了個千，又向寶釵道：「二奶奶，不為德了。」伸手往被裡便把寶釵扶起一摸，說：「快去熱起水來，就要生了。」一句未了，只聽哇的一聲，早已落地。

收生婆抱起來道：「恭喜是位哥兒。」就替他洗浴。見背上一塊綠色的隱在肉內，又像有字的，便向王夫人道：「太太，瞧瞧這是什麼？」王夫人正要看時，只聽得外面亂嚷道：「不好了，上房火起了。」賈政、賈蘭都跑進來喊道：「鄰舍都瞧見了，怎麼自己家裡全不覺得？」王夫人同李紉也走出院子，仰頭一看，卻不是火，只見紅光繞屋，連大明的月色都瞧不見了。賈政瞧罷，便問：「孩子生下了沒有？」王夫人道：「剛剛落地，倒是個男。」賈政把洋表一看，卻是寅初二刻，已交十五的日子。賈蘭道：「大喜大喜，這是極貴的吉兆。」說畢，忙出廳來謝了眾鄰，說：「並不是火，卻是些紅光，如今也漸漸淡下去了。」眾人聽了，方各散去。

王夫人同李紉復身進房，把孩子的背上細細一看：宛似一塊碧玉嵌在肉裡，還有「通靈寶玉」四個金字，像寫的一般，各人嘖嘖稱奇。寶釵看了道：「想必他捨不得老爺太太，又投回家來了。」那邊周姨娘聽見說寶釵生產，也走過來向太太並二位奶奶道喜。王夫人向周姨娘道：「我在這裡陪他，你和大奶奶都回房去罷。明日好早些起來幫著辦事。」原來賈蘭對了甄應嘉的姪孫女，名喚掌珠，擇了正月十五日迎娶過門。雖則家計淡薄，諸事從省，也得張燈結綵，鼓樂執事，備辦酒席各種事情。此時賈府止有三個家人兩個小廝，其餘舊僕，也有另跟外官去的，也有帶了妻子回原籍去的。只剩了周瑞是王夫人陪嫁的人，雖則也自去過活，不在府了，逢著府中有事，便來幫忙。這日因賈蘭完姻，看見天色明了，便走到榮府。聽得添了小哥兒，連忙向老爺太太磕頭，道了喜，便出來幫辦。

停了一會，邢夫人過來了。又一會，李紉、李綺和寶琴一同來赴喜席，尚未坐定，只見邢岫煙也過來了，都向王夫人、李紉道了喜。李紉問：「巧姐為什麼不來玩耍玩耍？」邢夫人說：

「病了，躺著呢。」李紉便問：「為什麼寶妹妹不出來？」王夫人道：「他昨兒晚上生產了，倒是個男孩子。」大家又向王夫人、李綺行禮，道：「雙喜，雙喜！」寶琴就要去看姐姐，李紉道：「坐一坐，吃了茶大家同去。」茶還不曾吃得，只見湘雲的丫頭忙忙的跑進來，向王夫人磕了頭說道：「昨晚寅時，我家姑娘生了一個遺腹的小姑娘，卻也奇怪，胸前一塊肉是金黃色的，好像一把鎖。上面還有四個藍色的字，什麼『統領金酥』。」王夫人笑道：「想必是『通靈金瑣』四字。」丫頭道：

「不錯，不錯，太太說的不差，我講不上來。」又說：「我太太本要來道喜的，因為要守著產婦走不開，叫我先來說聲。」

王夫人道：「你回去替我說聲道喜。我家二奶奶昨晚也生產了，也算是今日寅時，是個哥兒。」丫頭應了，隨說：「我要去陪姑娘，就回去了，改日再來請安。」說罷就走了。

李紉、李綺問李紉道：「姐姐，我們幾時去瞧湘妹妹？」

寶琴、岫煙齊道：「我們都要去的，竟是後兒三朝，都在這裡會齊同去。」李紉道：「後兒親家要上門，不得閒，倒是個明兒罷。」一面說，一面到了寶釵房裡，見寶釵坐在炕上吃粥，大家道了喜坐下。寶釵問寶琴：「為什麼不帶了外甥女來？」

寶琴道：「恐怕受了風，交給老媽子領著呢。」房中間話不提，且說王夫人正在中堂吩咐婆子、丫頭們安排椅桌，只見環哥的媳婦搖搖擺擺來了。原來賈環對了史侯遠族的姪孫女兒，上年臘月完了姻，不想相貌既平常，情性又潑悍，王夫人很不喜歡他。這日見他來了，耐不過就發話道：「你如今做了媳婦，比不得做女兒。一味嬌養，也要達些世情。昨兒二姆姆生產，家裡人那一個不來探望，你就夜裡懶得起來，今兒個也該早些過來望望。你瞧瞧親眷們尚且遠遠的趕了來，偏你一家子的人，這時候才出房！況且蘭哥兒的好日，也該來幫幫忙才是道理。」

那史氏聽了，把臉一放，說：「我那懂得世情，何曾曉得道理！人家生孩子，人家討老婆，與我的腿相干！太太要氣不過，我依舊回家去做女兒也使得，有什麼難得倒人！」王夫人聽了，待要發作幾句，想著今兒是蘭哥喜日，又是寶釵新產，況且又有客人，家反宅亂不像模樣，只得瀟著氣，也往寶釵這邊來了。

剛到窗下，聽得裡面寶琴說道：「姐姐，你可曉得，這新添的外甥已經對了親了？」寶釵道：「那裡來的瞎話，才落地得幾個時辰，就對了親？」王夫人走進房便接口道：「這倒不是瞎話，和你一個樣兒的金玉姻緣呢！」寶釵才會過意來，笑道：「和湘雲妹妹做親家卻也很好，只不知他肯不肯？」王夫人向李紉道：「我在這裡伴他，你同眾姐妹去喝酒去，喝完酒正好發轍了。」寶釵接著道：「太太，我不要伴得的，一點也沒什麼。就是起先疼了一陣，孩子下了地，就不疼了，同平常往日一個樣的。剛才我還想吃飯，是那老媽勸我吃粥，才吃粥的。我是好好的，太太儘管去。」王夫人道：「既這麼，我去讓杯酒再來瞧你。」說罷一同出了房。

王夫人叫小丫頭道：「你再去請聲姨太太，說我們大家等著呢。」岫煙道：「別去請了，今兒在上很不舒服，我不然原想伴著叔婆，也不過來的。倒是叔婆說：『兩個都不去，使不得。』催著我來，才來的。」王夫人道：「想來也不做客氣的。既這麼，我們坐罷！」中堂也只有兩席酒，讓岫煙、李紉坐了大首席面，邢夫人在上，王夫人在下相陪；李綺、寶琴坐了小首席面，李紉在上，史氏在下相陪。李紉道：「我們竟把桌圍解了，併攏來吃，熱鬧些。」王夫人因為厭惡史氏，不肯同席，就隨口說：「今兒喜事，該要用個紅桌圍的，別解罷！」眾人也不知道才剛絆嘴的事，認是真話，也就罷了。

喝得幾杯酒，才上了二道菜，只聽得前廳大哭大叫大喊大罵，沸反起來，不知什麼事。仔細一聽，卻是賈政打罵環哥。

王夫人皺著眉道：「要教訓兒子，閒的日子多著呢；偏趁著今兒個趕熱鬧，哭哭啼啼像什麼？」李紉道：「必得太太自己出去勸一勸才開交呢。」王夫人真個忙忙趕出廳來，只見賈環帽子也脫掉了，打得滿臉的血，亂哭亂跳。賈政還拿了門門趕著亂打。王夫人只看著他們兩個，不提防旁邊還有幾個生客，便趕將過去攔住賈政。那些討債的見有堂眷出來，只得退到外廳去了。王夫人一面扯住賈政，一面罵環兒道：「你這逆畜，還不快進你的媳婦房裡去！」環兒聽了，竟不進內，一直往外跑了出去。

史氏聽說打他丈夫，便拍台敲凳嗥天大哭起來。賈蘭坐在新房裡，離大廳很遠，起先聽不見。待到內堂哭起來，才聽見了。連忙趕出來，見是史氏在中堂撒潑，就叫聲：「嬌娘，為什麼事？別氣壞了身子。」史氏哭著罵道：「王八小崽子，不用你管。大家氣不過咱們兩個，治死了，讓你們快活罷。」蘭哥兒摸不著頭腦，便問李紉道：「到底為什麼？」李紉道：

「連我也不知道，你到前廳去打聽打聽，太太也在那裡。」賈蘭就跑到廳上，見賈政坐在椅上，渾身發戰，氣也撥不過來。

王夫人立著，替他揉胸膛，口裡說著，道：「這畜生，向來不長進的，你就擔貨些罷，何苦生這大氣？」賈政喘著道：「我告訴你，連你也要氣個半死呢。剛才夏太監領了許多無賴光棍問我討欠債，我問是什麼債？他說：『你兒子賭輸的借債。』我問輸了多少？他說：『原是三萬八千兩，有衣飾抵過了一千六百，還有三萬六千四百兩，現有他的親筆借票為據。』我就問這畜生，那畜

生倒也不賴，竟回我說：『有的。』你想想，咱們如今的光景，還經得這樣大花浪用？將來我和你連飯也沒得吃了！」王夫人聽了，止不住眼中流下淚來。又想：「現今老爺氣得這個模樣，如何又助他煩惱？」連忙把手在眼上擦了一擦，正要解勸，忽聽得外面嚷道：「咱是個老公公，便是太太夫人都見得的，怎麼把咱們債主撇在前廳，理也不理？你家老子等得不耐煩了。不要扯你媽的公府體罷，快收拾起，乖乖的拿出銀子來兌，難道打一會兒子就算得數嗎？那個瘟狗搗出來的小囚崽子，輸了銀子想要賴。若贏了怕不捧了就走，誰又賴得他的！」一路喊罵，一直竟往裡面來了。

王夫人急得竟往後亂退，又聽見裡面還是正哭得高興呢。

李紈看見太太包了兩眶眼淚，哭著進來，死命的勸他道：「太太來了，快別哭罷。」史氏嚷道：「太太來把咱吃了去罷，咱也總不要命的了。」李紈只在沒法，便招呼兩個娃子，推的推，扯的扯，三個人把他硬硬的送到了房裡，他還要奔出來。李紈就把房門反扣了，又慌忙出來解勸婆婆。王夫人就把環兒賭輸三萬八千的話告訴他，李紈也吃了一大驚，說：「怎麼這樣大賭？」王夫人說：「若小可的你公公也不這樣生氣了。況且這夏太監是總轄六宮的都太監，比不得元春在日，他還忌憚些。如今沒靠山了，那裡和他鬧得清！」這是內堂的話，且慢提起。

單說那前廳上眾光棍一擁進來，叫道：「善討不還，須得惡討，別管他的娘，先打一陣再說。」賈璉久不管二房的事，立著不做聲。蘭哥兒只得陪著笑臉，深深作揖，央求再三。夏太監才許了十日內一並清交。就同眾光棍回去了。

賈蘭送到大門，復身進來，賈政還坐在椅上發怔。只見薛蝌走將進來，向賈政請了安，瞧見光景，便道：「莫非也知道了嗎？」賈政道：「你可知道些什麼？」薛蝌紅著眼眶說：「我哥哥輸了八萬九千銀子，把典當舖、綢緞店盡數抵交還不夠，又把現銀並衣飾搜個淨盡方才足數，不知以後怎麼過日子。媽媽哭得暈了去，灌了一大碗姜湯才醒轉來。聽見說寧府蓉哥輸了六萬多兩，已經把衣飾田產抵償清楚。便是這裡環兒兄弟也有三萬多兩，只怕也得歸還才落個清淨呢。」賈政道：「已經來吵過了，就為這個氣得要死。怪道東府裡今兒沒一個人過來，連薛姨媽也不來。他們早早鬧破了，我還睡在鼓裡呢。」薛蝌道：「如今且撩開，明兒再講。現今天色將晚，好發花轎了。」

賈政道：「正是，我氣昏了，竟忘記了。」連忙叫周瑞快快料理起轎。那外邊赴席的親友族房也陸續來了，不一時發了轎。

那邊甄家也曉得這府裡六角七亂，更不排場，忙忙發付新娘上轎。到了賈府，參過天地，就煩薛蝌和賈蓄兩個執掌花燭，送入洞房。